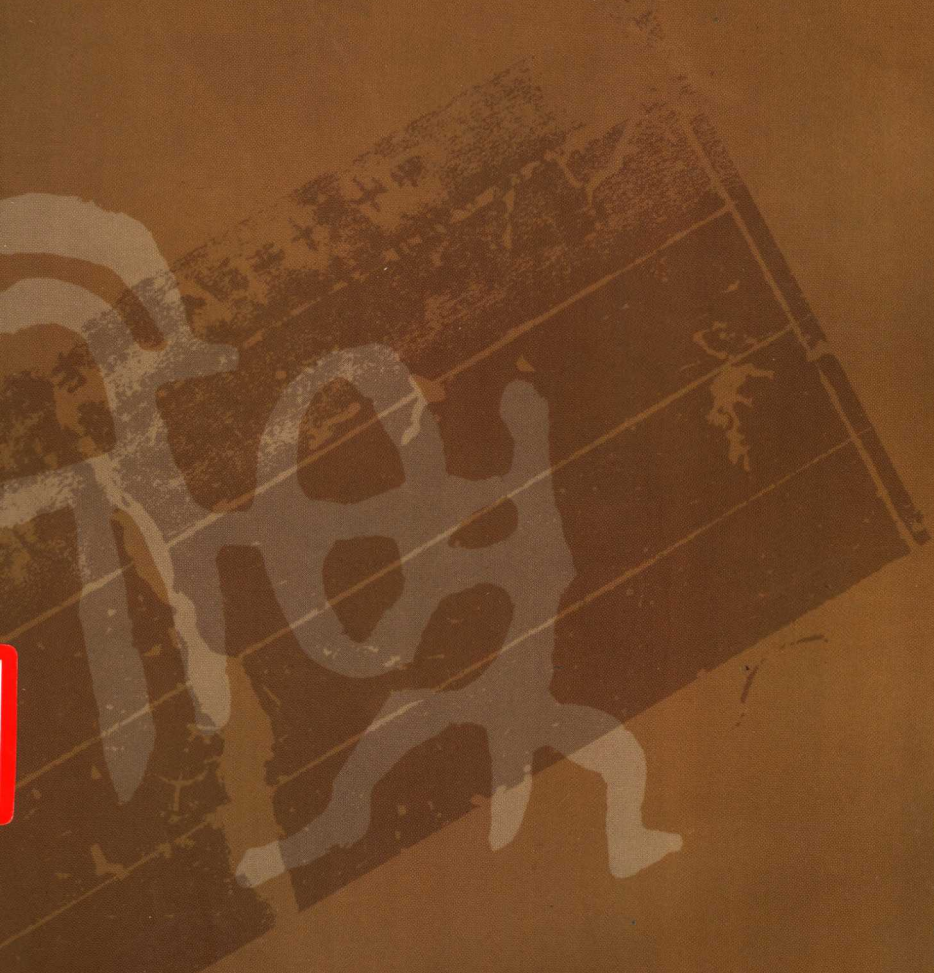


王 涛

我们能够 超越民族主义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我们能够 超越民族主义吗？

王 涛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能够超越民族主义吗? /王涛著. -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5
ISBN 7-108-02089-0

I. 我… II. 王…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8915 号

责任编辑 黄大刚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7.5

字 数 104 千字

印 数 0,001-3,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目 录

我们能够超越民族主义吗？	1
中国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	5
原教旨主义正在威胁中国的安全	8
国家决策需要平衡算度	11
“满洲情结”与“台湾情结”	14
一个找不着感觉的大国	18
亚洲怎么啦？亚洲怎么办？	21
大国的责任和气度	24
想当领袖，就应学会自我约束	28
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何在？	32
请再给中国一些时间	35
“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38
“十字军”在科索沃东征	41
美国取得了科索沃战争的胜利吗？	45
麦卡锡主义的幽灵正在复活	48
临多事之秋，当玉汝于成	52
蛮力崇拜教者戒	55

车臣战争与俄罗斯的复兴	59
同病相怜 同恶相济	61
谁应对俄罗斯危机负责	64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68
“南向政策”用心何在？	71
“台独”究竟还能走多远？	74
为政者的历史比较能力	77
为政者与道学家	79
由司马光想到独立思想家	82
敢言之臣难求与言者无罪	85
首鼠两端武则天	88
朱元璋令功臣严治僮仆	90
历史有权要求得到应有的尊重	93
室覬覦之路，杜侥幸之门	96
为政者应有敬畏之心	99
公私周济，为政之要	102
为政者要珍视仲裁权	105
朝议与党争	108
为政者面临的难题是共同的	111
“宽”“严”之度	114
“完人”难觅	117
我们应如何评价帝王	120
历史是怎样创作出来的	123
生存的价值高于价值的生存	125
做社稷臣而不要做功臣	127
办公与办纸	130
冯铨的官场之误	133
绝唱勿续	136
患在好使人同己	139

为刘蕡而叹息	142
志气不称其见识	145
善待素心之人	148
人无完恶	151
创造历史应学会适可而止	154
浮夸误国，殷鉴不远	157
关于人之为人的一些臆想	161
三中全会二十年随想	164
不要设定和研究假问题	167
龙年话龙	170
“网络经济”的神话何时破灭	173
当毛泽东走进历史	176
千年等一回	180

雍正与康熙——历史自觉意识的差异

183

差异与冲突——鸦片战争时期中英矛盾的文化探源

210

试论阮籍的《咏怀诗》

229

我们能够超越民族主义吗？

因为美国人轰炸了我们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所以中国人要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去表达自己发自内心的愤怒，于是他们就去了。对于这样一个标准形式逻辑式的判断句式所透露出来的中国实情，美国有人将之称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抬头。如果把音频信号切换到他们的话外音，美国那些白人至上主义者分明在说：我打了你，你怎么还敢嚷嚷。曾几何时，民族主义竟成为白人至上主义者手中倒打别人的钉耙了，难道说民族主义比明火执仗的强盗行为还令人憎恶？

美国人爱怎么说那是他们的自由，我们不想管，当然，实际上也管不了。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们国内也有那么一些人居然把个民族主义视为眼中久吹不去的沙粒。这使我想起了安徒生童话中的豌豆公主，那小孩子居然能够感觉到十几层棉被下面压着颗豌豆，这是一种病态的敏感。中

国人刚刚觉得我们这个民族有那么一点希望了，觉得作为中国人到世上来走一遭有那么一点意思了，有人就要来迎头一声棒喝：要超越民族主义。有书为证，曾经写过名噪一时的《交锋》的作者，前不久在他们的新著《呼喊》中就是这样呼喊的。这本书一共谈及了当今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五种声音，作者对所谓教条主义的声音、民族主义的声音、封建主义的声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读毕此书，我对把民族主义与教条主义和封建主义混同谈颇为反感，但由于该书出版后，遇到了一些学术以外的麻烦，为了避免给人群起而攻之之嫌，故尔将此文于稍后发表。

《呼喊》的作者在书中转引别的学者的话说：民族主义妨碍着中华民族以健全的心理、积极的态度、常规的途径建立广泛的世界联系，不能用世界文明发展的各种新成果来推动自身的近代化。民族主义、民族化常常演化成为排外主义、保护落后的同义语。然后他们用自己的话说：美国政府并没有把“遏制中国”定为国策。两国正在努力绕过暗礁，克服各自国内民族主义偏激意见的影响，减少吵架或者降低吵架的温度，朝着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方向前进。作者的这些美妙的寓言故事已经在贝尔格莱德五枚巡航导弹那精确无比的演练中不攻自破了，现在需要探讨的是，民族主义究竟能不能超越。

超越民族主义之类的神话，由我们这种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并不占优势国度中人的嘴里讲出，总显得有点不伦不

类，这就如食不果腹的杨白劳学着叼烟裹绸的黄母口中念念有词南无阿弥陀佛一样，因为这原本就不属于杨白劳的语言系统。民族主义只是问题之一，问题之二是民族主义应该超越到哪里去呢？《呼喊》的作者以康有为的大同观为引子，为我们构造了一幅世界大同更加美妙的神话。作者心仪向之地说：“欧洲一体化迅速发展。可以说，这是人类在 20 世纪创造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人类迈向大同的最大胆的尝试。”看来，所谓的世界大同就是《呼喊》的作者所神往的民族主义超越之处。大同这种思想，从孔子到康有为，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在他们的理论结构体系中一直居于最高层次的地位，但人们平素不易察觉的是，他们的大同理想都是以我为主的，即以中华民族为核心来实现世界大同。这种理想与目前我们的现实反差太大，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人们对此早已不太当真了。既然有以我为主的大同，当然就有以他为主的大同。而以他为主的大同问题出在，世界将以美元为基础来实现大同，还是以欧元为本币来实现大同；世界将以英语为基础来实现大同，还是以法语或德语为母语来实现大同；这“大同村”的村长是通过民选，还是通过强力来上任。这样一些非常低级的问题，相信也会使人为难的。最保险的办法只好如孔子对于人间是否有神鬼之类提问所采取的态度，叫做存而不论。以我为主的大同和以他为主的大同都不可能实现，民族主义还能往哪里超越呢？

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既不能走通过海外殖民地

掠夺别国资源的原始积累之路，也无法采用以科技和教育优势侵略他国市场的现代竞争手段，中华民族今天要自立靠什么？除了靠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外，就是要靠具有理性的民族主义来凝聚人心和激励人心。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讲，民族主义是不能超越的。有朝一日，到我们有资格说这种话的时候，那就让我们对别人说：你们应该超越民族主义。

中国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

中国有着 22800 公里的陆地边境和 18000 多公里的海岸线，周边与 21 个国家相邻，是一个典型的海陆兼备的国家。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来审视，中国都始终处于亚太地缘政治的中心，尤其在今天，这种地位更加突出和醒目。我国的周边现在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作为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宗教的多元化交汇点和冲突多发区的特点，这就是我们置身其中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

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核恐怖均势下的世界和平得以终结。由于从一种平衡态向另一种平衡态的过渡，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普遍增加。考量中国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问题，有必要引此作为参照系。今天中国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很难用安全或不安全这类传统的地缘政治观念来做简单的界定。由于中国的

崛起，我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已经不再那么具有诗情画意，这是几乎可以笃定的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不知是受了儒家学说的熏陶，还是由于农民朴素本色的自然流露，总是把与周边国家睦邻相处作为地缘政治的理想境界。为此，在一些时候，甚至不惜自己委曲求全，以显示泱泱大国的气度。王勃在赞美人间友情时吟出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绝唱，曾几何时，此诗被极富浪漫情调地套用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最显著的不同就在于，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友谊。我们每每让一个个被誉之为“同志加兄弟”者反噬一口，还有苦道之不出，其实就是国际政治法则对我们的嘲讽。

与20年前相比，甚至与10年前相比，中国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应当说是更加严峻了。这是好事，绝不是坏事。当周边国家都觉得中国和蔼可亲的时候，只能说明你在别人眼中是无足轻重的，正可谓有你不多，无你不少。只有发展，才会引人注目，只有强大，才会引人侧目。当前，中国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朝着“西风烈”的趋势演变，从一定意义上讲，是被“注目”和被“侧目”的结果。现在，美日正在加紧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研发，一些亚太国家已明确要列入其中，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明着针对朝鲜，实则锁定中国。日本通过出台《周边事态法》等法案，已经完成了“皇军”重返亚洲的法律程序，在这种气氛下，日军正在独立开发预警飞机，向美国采购“宙斯盾”导弹驱逐舰，并预计在几年后发

射主要针对我国的侦察卫星。中国目前与近十个国家实际存在着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的纷争，而当前以南海的主权问题最为复杂。企图把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已经对中国的领海安全和完整构成威胁。所有这一切咄咄逼人的态势，都是中国在从一个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演进过程中，不可避免、无法躲闪的。

美国是造成中国国际地缘政治环境恶化的主因，是国际上对我国“利用加遏制”政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其实，在美国1998年底抛出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中已经将美国的国家意图显露得十分充分了：美国将在新世纪以继续领导世界作为自己的国家目标，决不允许出现对这种领导地位提出任何挑战的国家和国家集团。美国为此已经将自己的国家战略从前沿部署的战略威慑转向了先发制人的战略打击。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就是这种战略调整的产物。面对日趋冷峻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光凭激情和蛮力是不够的。解决国际地缘政治环境的问题，需要高度的智慧和娴熟的技巧。为此，我们的祖先如管仲、苏秦、诸葛亮、曾国藩，外国的先哲如柏拉图、马基雅维利、拿破仑、罗斯福等都曾提供了智慧与技巧的精湛示范。

原教旨主义正在威胁 中国的安全

十年前，当尼克松在他的新著《不战而胜》一书中谈到原教旨主义是“一种对现代化的背叛”，已经成为美国所面临的严重挑战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人对此是不甚理解的，我当时读这本书的时候，说实话，还略微有些幸灾乐祸。富人就怕有人跟他玩命，尤其像美国这种霸道无比的富人，总得有几个能让他寝食不安的“神风”突击队员，这世界才能稍微显示其本来应有的平衡性。我当时的这种想法比较准确地表达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权威性解释中：“原教旨主义 Fundamentalism，西方对近代伊斯兰教中出现的反对‘异端’、提倡回到《古兰经》与圣训的原来教义中去的思潮的称谓。在伊斯兰教内被称为尊古主义。在伊斯兰教历史上，曾多次发生以原教旨主义为基础进行的主张恢复早期伊斯兰教传统的运动，但动机和内容不尽相同。”这段文字尽

管以时下中国人特有的“政策性思维”即模棱两可、好恶不明为特点，但仍然不经意地流露出中庸偏左的情绪。

当人们被现代化所带来的变化弄得目眩头晕的时候，精神复归的需求便强烈地增强了，原教旨主义存在的合理性仅在于此。原教旨主义并不仅仅限于伊斯兰教的范围内，而是在世界范围内曾多次兴起的一种宗教运动。每当世界出现严重分化，利益格局出现剧烈重组的时候，原教旨主义都会盛行一时。原教旨主义一般滥觞于曾经创造过伟大文明，但其后逐渐落伍的地区，比如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如今都出现了名声颇俱的原教旨主义。从这种意义上讲，现代社会中的原教旨主义反映的是一种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淤积的沮丧和绝望心理。窘困的现实与伟大的历史之间出现的巨大反差，使得原教旨主义容易走极端，到了极端处就会发展成为恐怖主义，要么是个人恐怖主义，要么是集团恐怖主义，要么是国家恐怖主义。

今天，在中国的西北部，所谓建立“东突厥其斯坦共和国”的阴谋总是企求一呈，恐怖主义阴霾时袭，其中有着非常明显原教旨主义的背景。在中国的西南部，印度政府在核弹引爆之后，不断宣称要对其邻国实施核打击。在悍然进行了五次核实验后，一会儿宣称主要是针对中国的，一会儿又对自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颇为幼稚深为失悔，不断通过各种管道表示要与中国修好。一时间，使得人们对印度政府对华政策丧失了准确的判断力。1998年6月12日，在接受

《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一位高级官员才将真实意图昭然于天下。他称，印度并不要同中国对抗，而是要同中国发展一种“对彼此关心的问题有所反应的关系”。可能正是提议邀请中国加入“八国集团”之类的信息，对原教旨主义者们刺激最甚了。

中国过去没有感到原教旨主义的威胁，是因为自己也曾深深陷入对伟大传统与苦难现实之间巨大反差迷惑和愤怒的境地，因而才能生出“要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被压迫、受奴役人民”这种近似于原教旨主义的痴狂来。“文化大革命运动”未尝不是一种“准原教旨主义运动”呢！中国今天终于感受到原教旨主义的威胁，固然不可掉以轻心，但从参照系的角度看，恰恰表明中国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是实实在在地发展起来了。这种发展既让许多人钦佩和倾羡，也让个别人感到绝望和沮丧。因此，中国终于到有人想跟我们玩命的份上，这原是属于“富有者俱乐部”的成员才有的麻烦。只要中国不甘于仅仅做一个大国，而且还要做一个强国，这种麻烦就将始终摆脱不了的。我以为，宁肯有这样的麻烦，也不要再陷入“我过不好，别人也甭想过好”的原教旨主义痴狂之中。

国家决策需要平衡算度

国庆之际，想到这样一个题目，不知是灵感突发，还是久萦于心。从一个完全封闭的社会走向一个开放性的社会，是20年中国社会变革的主线，但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身份融入国际社会，则是近年来中国变革的历史新特点。中国正在学会在制定处理国际事务的国家决策时，从过去那种非此即彼、意识形态式的零和观念（彼得我失，得失之和等于零）中解脱出来，根据趋利避害的原则对国家决策进行平衡算度。中国能否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其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学会平衡算度则是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条件。

去年以来，亚洲金融危机一方面导致许多国家的国内产业部门发展停滞，生产发展速度下降，财政危机加深，金融资本的正常存贷活动变形，直接反映出企业的流动资金减